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八

德清胡渭撰

荆河惟豫州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渭按荆山已見荆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

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

兼西也

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盖荆豫二州禹貢以荆山為界爾雅則以漢水為界故郭注豫州云自南河至漢也禮記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注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鄭注云荆州域則二州又似以江為界矣以為殷制則與爾雅不合以為周制則與職方不合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

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之域

唯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釋文播音波 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音側嫁反營軍臨隨

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按滎即滎澤至周而

已導為川故曰其川波則别是一水非滎播也水

經滍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

歇馬嶺霍陽故縣在今汝州東南二十里霍山下即應劭所謂孤山波

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南逕蠻

城下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盖洛别百答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為豫州之浸浸可以為陂灌漑者也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黄陂周百里有灌漑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為遊獵之所澤水出狼皐山東南流合温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滍水入汝此即波溠之波

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溠水杜預云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黄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涓溠水流短涓水出蔡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水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于沔溠既合涓自下可以通稱經

所謂滏盖即涓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吕氏春秋云河漢之間曰豫州滏水在漢北其為豫浸又何疑焉周無梁州賈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豫所兼者當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北嶓冢之東以華為豫鎮漢為荆界知之其王制所言不過言南河至江江至衡山之道里耳鄭以為豫荆二州之域恐非記者本意邢氏爾雅疏云豫州自南河至漢職方與此同可以證殷周

之荆豫皆以漢為界而不以江為界矣

豫州有古太皡祝融之虚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即少康所奔戈邳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杞宋焦申許蓼左傳哀十七年楚子穀曰武王克州蓼即此一作廖漢志南陽縣故廖國密隨厲唐戴沈息房周語內史過曰昭王娶于房後漢志汝南吳房縣故房國楚靈王所滅滑鄶鄀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

幷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南郡(北境是)

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弘農之地則屬司隸陳留濟陰之地則屬兗州)後漢為司隸(治河陽)豫州(治譙領郡國六)魏因之晉分置司州(領郡十一豫州領郡國十)唐為都畿之河南府(洛州)陝郡(陝南境)臨汝(汝)滎陽(鄭)等郡河南道之陳留(汴)睢陽(宋)濟陰(曹)譙郡(亳)潁川(許)淮陽(陳)汝陰(潁)汝南(豫)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唐)南陽(鄧)襄陽(襄)漢東(隨)武當(均)等郡及河東道之弘農郡(虢)按以上通典所

列濟陰之乘氏當徃屬兖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徃屬荆又有當來屬者兖域靈昌之匡城梁域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兖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榖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

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
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入荆域
又東為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也詳見荆州
豫北濵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華陰雍域也按
職方豫州山鎮曰華山通典云即今華陰郡山連
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
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

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為閿鄉靈寶陜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汜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為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陽武自元時河從原武決而東南流始為河北地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兖豫三州之交也豫東接兖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為長垣東明又東為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兖接界又南為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為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為商城息縣真陽確

淮而南為信陽與揚接界

豫西自閿鄉以南為盧氏鄖縣及鄖西之東境故

鄖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為輻輳之地接界

者七州唯青為兖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釋文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渭按洛漢書作雒

傳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

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

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

南入洛城志作成潛志作㬪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傅氏曰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序水之次第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渭按漢上洛縣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盧氏新安二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旣引漢志又爲之說

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内澠
池在新安縣西穀城㸔亭北此即河南境内之北
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渭按漢陸渾盧氏
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
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
安澠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澠池流同
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
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

魏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也穎達嘗云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而其言如此豈西漢孔博士之所為乎

林少穎云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傳同叔非之曰三水入洛而洛得

兼三水而為大顧謂之相敵可乎因以為伊洛瀍澗乃治水先後之序甚善昔賈讓言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為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為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非以其水大小相敵也

漢志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内鄉

水經注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

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别耳伊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世謂之鸞水按蔓渠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東南蓋即熊耳之支峰也括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巒山一名悶頓嶺今在縣東南百六十里元和志云伊水出鸞掌山疑即是巒山參考諸書伊水出盧氏縣熊耳山審矣縣志云熊耳雖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其實出於悶頓嶺之陽豈知古熊耳山盤基甚廣即悶頓亦熊耳乎酈氏云即麓大同陵巒互别兩言盡之矣蔡傳據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以為地志言出盧氏者非是大謬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今嵩縣西南七十里有東亭故城又東北逕郭落山又東

北逕陸渾縣南王母澗水注之水出陸渾縣西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蘉山南流注於伊水即王母澗也陸渾今為嵩縣又北歷崖口下崖口壁立若闕即古三塗山也杜預曰在陸渾縣南按今嵩縣西南十里有三塗山俗呼為水門逸周書武王曰南望三塗左傳司馬侯以三塗為九州之險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是也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在崖口北三十里許今嵩縣北有伏流城又東北逕伏睹嶺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又東北逕新城縣南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為縣又北逕新城東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山海經曰大𦂳之山其陽狂水出焉東南流又北逕高

都城東城在今洛陽縣西南又東北逕前亭西左傳昭二十二年晉箕遺樂徵取前城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前亭也又北過伊闕中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春秋之闕塞昭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紀水之漲減也右壁亦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斬岸開石平通伊闕按闕塞亦曰龍門山故傅毅反都賦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一又名闕口山又名鍾山在洛陽縣西南三十里

東北至洛陽南逕員丘東又東北入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伊陽屬汝州以伊水與嵩縣分界洛陽界中

皆伊水之所經也

漢志雒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逕熊耳山北（山在漢上洛縣東北今為洛南縣地）又東北逕盧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又東逕蠡城南（今永寧縣西有洛水廢縣即故蠡城也）又東逕檀山南（山在永寧縣西五十里）又東北逕宜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逕河南縣南（今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

城周王城漢河南縣也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今偃師縣治即偃師故城古西亳也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又東北逕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又東北入于河謂之洛汭劉昫曰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之所經也近世乃過汜水縣北入河則洛口又移於東矣詳見導洛

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

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瞽亭北東南入雒後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劉昭引博物記曰出瞽亭山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西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周大夫儋翩叛單子伐穀城即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自故縣西北又三十二里有穀城山東連孟津縣界即博物記所謂瞽亭山也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注云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而南

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昔訛為舊亭之處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澠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渭按王城即郟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後漢志云河南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劉昭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下都即成周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後漢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劉昭引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元和志引華延儁洛陽記曰東西七里

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始移二縣於都城內金又省河南入洛陽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

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穀水注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髙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按曹魏明帝元魏孝文帝皆有太和年號明帝之太和終於六年故方輿紀要謂穀水入瀍經城北自元魏時始然瀍水出穀城山東南

流至王城東北而南入于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勢必與之合韋昭云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是也其元魏所決者磧北之湖水耳澗瀍之合實不自元魏時始也

漢志弘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黽池縣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水經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按新安無雒漢志云澗入雒要其歸也其實澗

東合穀至河南入雒東北流歷函谷東入特阪在今新安縣東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也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亦或謂之彭池又東逕秦趙二城南世謂之俱利城耆嘮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又東逕新安縣

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峭阯括地志云秦新安故城在今澠池縣東十二里又東逕千秋亭南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缺門山廣陽川水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又逕白超壘南壘在缺門東十五里又東會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東北流入穀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皁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函谷關西漢樓船將軍楊僕以家僮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皁澗水又東流入穀又東北逕關城東又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故尚書曰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 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之山少水出其陰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今在新安縣東三十里 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廆山俞隨之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 又東逕穀城南又東逕河南王城北地理志曰故郟鄏地也周定鼎為東都謂之王城其東南名曰鼎門 又東逕乾祭門北按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子朝爭立晉使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注云王城北門曰乾祭 此周靈王壅穀入瀍之故道也下文東至千金堨以下則東

漢以後陽渠九曲千金五龍諸渠之故道湮涸二

水自此東注而不復至王城東南入洛矣道元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蓋魏文帝脩王張故績也逮於晉世溝瀆泄壞太始七年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又曰陸機劉澄之皆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渠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傳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良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阮嗣宗詩所謂逍遙九曲間者也

今按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五年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張純

傳建武二十三年為大司空明年上時丈反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太子賢注云陽渠在洛陽城南以酈注考之堨東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皐門橋在城之西北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皐門即此處東歷大夏門北城之西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南入華林園東注天淵池又東注于狄泉南廣莫門北城之東頭一門故穀門也北對邙阜連嶺脩亘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頭一門即上東門也橋之石柱銘云陽嘉四年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憲監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道里屈而東出陽渠也蓋即

王梁之所引道元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南

自閶闔門西城之北頭一門故上西門也陽渠水枝分入城東歷故金市銅駝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于陽渠南歷西陽門城之正西門故西明門也亦曰雍門西明門西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屈東歷津陽門南城之最西一門故津門也宣陽門南城之次西一門故小苑門也亦曰謻門平昌門城之正南門故平門也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陽門也穀水於城東南陽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溝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也

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蓋即張純之所

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皆周靈王壅穀後歷代遞遷之水道非禹迹也

澗穀二源至新安東而合流自下得通稱古謂之澗周室東遷謂之穀而澗之名遂晦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引共工伯鯀之事以為戒王弗聽卒壅之韋昭注云鬬者兩水格有似於鬬洛在王城之南穀

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宫故齊人城郟壅之者壅防穀水使北出也郭緣生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鬭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穀洛鬭處酈道元引韋昭語以折緣生之謬愚謂郭固失之而韋亦未為得也穀水出王城之西而南合于洛水者其故道也靈王時偶值暴水大至兩川相觸如

格鬬然故謂之鬬非穀水本由城北入瀍而今忽改道由城西入洛也使穀水本由城北而東入于瀍則洛誥何以指王城為澗水東邪且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靈王壅之使北出是為復禹之迹太子晉亦何為引共鯀防川之害以戒王哉此理甚明不待多辯道元言靈王壅穀其遺堰三隄尚存今亦不可得詳竊意此三隄者皆在王城之西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於城北與瀍水會折而南

歷城東至千金堨處又南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迄西漢穀水會洛之故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堨於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也使穀水不由此入洛堨何為在此乎道元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頴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死穀云者以其有瀆而無水盖即靈王壅穀後城西所存之枯渠矣方輿紀要云自東漢引穀洛之水以通漕而遷穀非復

故道曹魏文明之世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

囿延及晉代川谷漸移及元魏遷都更加營治大

約時旰務者都邑之漕渠而已隋大業元年改建

東都并河南洛陽而一之大變成周之轍隋東都城即今

河南府治前直伊闕之口後依邙山之塞自周敬王漢光武魏文帝晉武帝後魏孝文帝皆都故洛城至是西移十八里置都城焉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於時又以穀洛二水周帀

都城為急故復引穀南流以會洛從城西遶城而

南以達城東經偃師鞏縣之間而注於洛口其於千金九曲之故迹又未嘗過而問矣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斜堤束令東北流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瀍水在河南縣西北六十里西從新安縣東流入縣界又曰通津渠在河南縣南三里隋分洛水西北名千步磧渠者東北流入洛謂按瀍澗水道之變自東周始靈王壅穀使東出一變也東漢引水為漕渠二變也魏晉引水灌苑囿三變也元魏決湖注瀍水四變也隋煬引水市都城五變也更此五變禹

迹豈可復問韋酈諸人據後世之水道以為禹迹
而莫之辨恃有洛誥數言推得其大略而已其頴
容所言死穀抑亦古澗水歷王城西之明證也
四水洛為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而其為害
三水不减於洛漢吕后三年伊洛溢流千六百餘
家魏黄初四年伊洛溢殺人民壞廬宅唐開元十
年伊水溢毁東都城東南隅咸通元年暴水自龍
門毁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伊水之為害如此

禹所以先伊而後洛也澗水自穀洛鬬毀王城之後至晉太始七年暴漲高三丈蕩壞二堨唐開元八年穀洛溢入西上陽宫宫中人死者什七八畿内諸縣田廬蕩盡十五年澗穀溢毀澠池縣此澗水之害也瀍水源流自穀城山至故洛陽不過七十里而其患亦甚開元五年瀍水溢溺死千餘人十八年瀍水溺揚楚等州租船天寶十三載瀍洛溢壞十七坊此瀍水之害也計禹當日治瀍澗之

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正程泰之所謂嘗經

疏導則雖小而見録者也

滎波既豬釋文滎戸扃反波如字馬本作播渭按史記亦作播唯漢書作波

正義曰沇水入河溢為滎滎是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渭按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為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

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盖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以為言澤起縣北歷其東也滎澤故城在今縣北五里隋置明洪武八年為河水所圮移今治

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為豬不泛溢也闞百詩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

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為二水自顔師古始宋林之竒本之以周官爾雅為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為濟之溢流一為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讀為播引禹貢滎播旣都仍

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為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波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

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為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易之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固非詳見上文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旣豬經無此書法也以滎波為二水終無是處

滎澤鄭康成杜預竝云在滎陽縣東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未審孰是今滎澤縣南相傳為古滎澤左

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即此也元和志滎澤在滎澤縣北四里恐誤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今治與隋置皆在其東北故此澤舊在滎陽縣東隋唐至今則在滎澤縣南也自東漢時已塞為平地故周徑里數志家莫能言之不知其大小幾何正義曰馬鄭王皆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今左傳本作滎澤字从火不名播也鄭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

北以衛敗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而多得名耳渭按衛狄戰地或河北自有一熒澤如魏獻子之畋田别是一大陸非禹貢之大陸亦未可知如謂經之熒播跨河南北則導沇何以言入于河溢為熒耶

導菏澤被孟豬釋文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工可反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渭按菏史記漢書並作荷後同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師古曰盟音孟

正義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

國雎陽縣東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
字異止是一地也顔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
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林氏曰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
豬亦猶弱水之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青州澤藪曰
望諸此乃屬豫者周無徐徐幷於青青在豫東故得
兼有孟豬金氏曰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
舊相通王氏樵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
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渭按此治陶卬復出之

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定陶今屬山東兖州府之曹州其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為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廻五十里今在商邱東北接虞城界也

孔傳云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

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定陶孟豬在山陽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傅同叔為之辯曰許氏説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

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
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
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也安
國惟説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
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説
百詩云傅氏引説文分别菏水與菏澤所在不同
班許二氏殊塗同歸余因悟僞孔傳出説文後菏
澤在胡陵正本説文來但遺一水字書出魏晉間

又得一證謂按水經濟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注云菏濟别名也漢方與縣今爲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焉縣北之菏水正説文所云在胡陵者也詳見徐州

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菏乃菏字之誤師古曰菏音和非也括地志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近志菏澤在曹州東南三十里接定陶縣界菏

山在州東三十里以近菏澤而名菏水源出於此說本寰宇記蔡傳曰濟陰縣南三里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渭按菏澤爲濟水之所經其所鍾者即是濟水謂源出菏山妄也山以澤得名非澤以山得名也傅氏云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亦誤魚臺之水東合泗以注淮不入孟豬經所導者是定陶之澤水於胡陵之枝流無涉也

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傳
僖二十八年楚子王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
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水經注云尚
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東北闞駰十
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
乃覆被矣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湇臺葢
澤中有臺也渭按今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
接商邱縣界即此爾雅水草交曰麋麋古湄字臺

蓋以孟諸之麋得名也自元元二十三年以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黄河衝决禹迹不可復問然余考漢書梁孝王傳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諸澤皆在其中矣孝王大治宫室臺榭陂池高高下下澤形盡失故酈元於睢陽故城絶不言孟諸而叙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蕩夷無存久矣元和志云周廻五十里亦彷彿言之耳

王明逸云孟諸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

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渭按左傳宋道楚子田孟諸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事皆在冬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事在春正月周之冬自八月始正月為夏之仲冬時方水涸故其地可田可戰凡澤藪皆然孟諸當水發之時亦自淼漫禹導菏澤以被之蓋因地勢之便非以孟諸常淺涸能容水也

豫西南之水有丹淯皆入漢東南之水有汝潁皆

入淮亦名川也而禹功曽不一及蓋其時不為害耳孟子言決汝而經絶無其事不知孟子於此何以獨多誤竊謂此文當云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則字字與禹貢相符矣

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而豫

州之水土悉平矣傅同叔云伊洛瀍澗横流浩蕩滎澤承其害故禹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後次及於滎滎澤此説非也今按自滎澤河口以至南陽縣西有敖鄗浮戲陽城嵩髙少室轘轅鳴臯三鵶諸岡嶺東西隔絶四水横流不能東入為害禹治豫先西而後東亦以四水之患最急而滎猗差緩故耳傅氏不諳地理輕於立説且自喜謂禹之規畫如在吾目予不可以無辯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壚音盧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顧氏臨曰玄而疏者謂之壚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也壤則為沃墳壚則為瘠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如今轘轅之濘淖汜關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渭按冀州疏云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内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吕覽云凡耕之道必

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

加土耳墳壚是二種金説較密若以為一則與兖

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釋文紵直吕反

顔氏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

利漆枲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則

貢之者時豫州在畿外故爲貢推此則知冀不言貢之意吳氏曰紵麻屬茅氏曰豫貢略與兖似蓋二州皆近冀冀甸服專供粟米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食服器用次之珍幣又次之

周禮豫州之利曰林漆其地有在畿內者故漆林之征載師掌之其征獨重則漆多而利厚可知貨殖傳云陳夏音檟千畝漆陳謂陳縣夏謂陽夏竝屬陳國李肇國史補云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

亦以其地產漆故耳寰宇記云宋州產漆陽夏襄宋皆古豫域也韓非子述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内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此雖寓言非實事然當時充既貢漆而豫又貢之則漆之為用亦廣矣彤鏤之器實始於此文明之運將啓聖人因時以立制非所以導奢而致畔也

詩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木疏云紵

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
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産與之
縞帶子産獻紵衣焉杜注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陳鄭皆豫
域紵固其土宜也迨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極
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
言貢苧布者宣常湖吉袁郢復岳郴朗凡十州皆

荆揚之產陸璣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古今風土之變也

林少穎云顔師古謂織紵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蔡傳取之㴱按葛成布有絺綌之名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練傳氏集解引顔注作練說文練布屬从糸東聲唐韻在魚部音所葅切韻會云練綌屬後漢禰衡著練巾今漢書注旣作練而文

苑傳又作踈皆字之誤也當從傳氏

厥篚纖纊釋文纊音曠謂按纊史記作絮

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吳氏曰纊綿也謂按纖亦繒

也徐色玄剌色玄纁此不言色者五采具備猶土非

純一色不得言色也説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

纊或作絖小爾雅曰纊絮之細者

圖稱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縣北有睢

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任昉述異記云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地多文章故名績水漢志陳留襄邑縣有服官故曹洪與子桓書曰遊睢渙者學藻繢之采左思魏都賦云襄邑錦繡襄邑今睢州屬歸德府自古號為文章藻繢之區則織具五采可知也按近志府界所出有漆有枲有絺有綿則豫之貢篚太半出於宋又不獨藻繢為工矣

孔傳云纖細綿是以纖為細也按絮之細者曰纊

不聞纊更有麤細之分且貢綿必細何待言纖纖纊為二物無疑疏引喪大記屬纊注以纊為新綿尤可笑纊只是綿曰細曰新皆贅辭也招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雎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黄綿豫産也莊子云宋人有世世以洴澼絖為事者是亦宋地出綿魏都賦綿纊房子劉逵注云房子出御綿之一證

縣屬常山郡斯為兾域而非豫矣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林氏曰揚子雲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為用也荊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磬錯與橘柚皆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施博士說云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渭按此石不獨治玉磬徐貢浮磬未成器亦須此石治之

金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鑄鐵為之今鑢是謂按說文鑢錯銅鐵也韻會云即考工記注曰摩錮之器然則鐵與石皆可為錯而鑢則所以錯銅非治玉石之具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玉錯亦唯以石為之不用鑢也但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於磬故錫命貢之耳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

河則達于帝都矣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槪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迹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氾水耳氾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自南而北非浮

於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其西即盧氏界也大盂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巒山一名悶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間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度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逾曰貢道亦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間有小小絶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

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

不書此等當以意會也

禹貢錐指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松

禹貢錐指卷九

德清胡渭撰

華陽黒水惟梁州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黒水曾氏曰華山之隂為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畿周禮注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薛氏曰梁州北界華畿限也

山南距黒水黒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説黒水亦曰瀘

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渭按華即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為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為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蓋古之若水即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

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間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音殊時）至僰（蒲北反）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其為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弄棟青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郡青蛉遂久屬越嶲郡）今為雲南之姚安府宜賓本漢僰道縣（犍為郡治）今為四川敘州府

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内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為鎮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太華為豫州山彼兖之鎮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為兖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青徐共是岱荆豫共是荆而太華則雍梁豫共之華此為

雍華南為梁華東為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兾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兾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兾又與三州徼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即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

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濵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駬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為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渭按周禮豫州鎮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峯古通謂之華山夸父山在今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桃林在夸父北寔華山之

陰山海經曰夸父山其北有桃林杜預注左傳云桃林在華陰東即潼關也而陽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東北故以為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芊戎封華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為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接界縣志云西南之甕谷為商洛徑道入谷五十里至甕嶺東轉為華陽川即古陽華之藪也蓋藪因山而得名山藪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或謂今洛南商南二縣當屬

豫非也

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莋入繩今黎大所南有旄牛故城即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工釣反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嶲先蕊反

今建昌衛治即漢越嶲郡邛都縣也遂久蜀漢改屬雲南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又曰關沫若是若水故有關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

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漢志鮮水出旄牛徼外南入若水　又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有巂水漢武帝置越巂郡治邛都縣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邛都國越巂水即繩若羙又有温水冬夏常熱昔李驤敗李流于温水是也按此温水源流不遠非漢志牂柯鐔封縣下之温水東至廣鬱入鬱者金吉甫謂漢志以瀘爲温字從省誤非也邛都唐爲巂州越巂縣今建昌衛四川行都司治領營四會　又南逕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川鹽井覓山越巂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馬東南流逕髦牛又南逈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

逕會無縣元和志會川縣北至嶲州三百七十里本漢會無縣也今為會川營地與孫水合孫水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此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也漢志臺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元和志嶲州臺登縣正南微西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縣西北七百里自羌戎界流入長江水本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晃山營東北有孫水繩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縣本屬越嶲蜀漢建興三年分益州永昌置雲南郡以遂久來屬蜻蛉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又東注于繩水漢志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又逕三絳縣西三絳一曰小會無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淹水

出遂久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按漢志會無臺登遂久蜻蛉三絳姑復並屬越嶲郡又東與毋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毋音無又東涂水注之漢志牧靡縣南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靡音麻涂音途又東北至僰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後漢書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西夷反者棟蠶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朱提山名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馬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尋廢諸葛亮南征復

置自梁陳以來不復賔屬隋開置恭州唐改為曲州元和志云曲州南北四百里東西七百里窮年密霧未嘗覩日月輝光樹木皆衣毛深厚時時多水溼晝夜沾洒上無飛鳥下絶走獸唯夏月頗有蝮蛇土人呼為漏天也

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按後漢志無堂琅葢省入朱提也劉昭曰朱提縣西南有堂琅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晉明帝大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巂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兩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

三千餘丈是山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非此時猶或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嶮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馬湖縣今為四川之馬湖府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

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云僰道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

正是其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别川可以當之今

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冲河自冕山

營西徼外營故寧番衛在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井營

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營在衛西元和志嶲州昆明縣東北至州三百里本

漢定笮縣也出鹽鐵夷皆用之漢將張嶷殺其豪

率遂獲鹽鐵之利鹽井在縣城中取鹽先積柴燒

之以水洗上即成黑鹽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

上置藤橋謂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橋

處笮與筰同

金沙江源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

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即鹽井衛東南合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通典會川縣有瀘水五月渡瀘即此元和志巂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雲南無水路行者以為艱唯由蜀浮金沙江可以直達南中明正統嘉靖隆慶時屢議開通而不果行至天啓時安酋倡亂貴陽道阻復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誥議云自金沙江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剌鮓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

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罵剌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纍纍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照亂得頭峽剌鮓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頹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又歷黄螂木鋪貴溪寮葉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具說甚詳晰然是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徒託諸空言而已

鹽井營東南蓋即漢大莋縣界繩若合流處若為建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

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為黑水之切證也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酈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巂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

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巂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巂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卭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葢即曲羅巂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巂犍為

二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
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
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為瀘水瀘水即黑水也程大
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此漾濞水見唐書在今大
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出大理鄧川州
點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今按水
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縣東有葉榆澤葉
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

縣東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水之名也何以知為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趾麋泠縣入海此與會州相去懸絶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漾濞水東南出會川為瀘水即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説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絶遠行者苦之

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瀾滄江元人指以為禹貢之黒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絶無交涉影響附會之談殊不足信

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黒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黒水祠或以為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

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
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
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
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
教阻絶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
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
杜佑以漾濞水經會川縣者為黑水樊綽以麗水

合瀰渃江者為黒水程大昌以西洱河貫葉榆澤者為黒水元人則以闌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為黒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道之事以為證此皆轉相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為雍界之黒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黒水亦即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詳見導黒水下

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志符黑水出犍為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一也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尚安縣有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近志壘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即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南經茂州至安縣入于羅江四也又崇

慶州西北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僰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為異耳而薛士龍以為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吕部蠻部白豕蛾夷囤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

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此也

殷有徐而無青營即青也周有青而無徐青即徐也青徐二州迭為有無獨梁則二代皆無之其故何也余按武王伐紂誓于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稱之曰人不以諸侯待之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

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之閒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由是觀之殷周之世梁地大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言梁併於雍唯賈公彦云雍豫皆兼梁地而林少頴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為荆州川則荆亦兼梁地此言尤為精核蓋殷周之荆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之地自嶓冢以東分屬荆豫而嶓冢以西則雍兼之其地皆為蠻夷雖併於雍而禹貢梁

州之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
元明以來之土司簡其政令寛其賦斂以柔擾之
使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
終殷周之世梁州不復置也
史記黄帝之子玄嚻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
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帝子所封必
不在九州之外至唐虞時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皆
禹迹之所及殷季武王伐紂八國來從蜀何嘗不

通中國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蜀始通中國非也二代所以不置梁州者蓋以其地僻在西南隅亂則先畔治則後服故以雍豫荆三州分攝其地而不必特建一牧以治之損益隨宜先王因時立政之道也

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玄囂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麇夔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

楚亦兼得其地秦併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
南境是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領郡八漢志云改梁曰益魏分置
梁州晉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
州領郡四唐為山南西道之漢中梁州洋川洋通川通
潾山渠南平渝清化巴始寧壁咸安蓬符陽集巴
川合河池鳳順政興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
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安夔等郡劍南道之蜀郡
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

普安劒閬中閬資陽資臨卭卭通化茂交川松越巂巂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為嘉盧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油江龍臨翼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維雲山奉和義榮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黎雲南姚等郡又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金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戍懷道宕合川疊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等郡

按以上通典所列雲南涪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

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屬荆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列在荆域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鎮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

馬湖五府潼川嘉定卭眉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衛及東川烏蒙鎮雄故烏撒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即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待言矣

梁北自洛南商州鎮安並屬西安府以西為洋縣城固褒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鞏昌府及唐宕

疊二州之地（北與今岷州洮州二衛接界衛屬臨洮府）又西為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覊縻之地（貞觀二年於松州置都督府督覊縻二十五州其後多至百有四州悉生羌部落）皆與雍接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疎峙長安之南有子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歷盩厔（音周質）至武功郿縣為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

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為南山漢中指此為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為鳳縣即漢故道縣屬武都郡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又西為嶶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隘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高險唐黄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為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

仇池山北北兵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為洮州衛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衛四百餘里屬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阸塞西傾與華陽東西準望相直曾彦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為幾不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頴以為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幾夫兼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疎林氏葢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

非故有此論

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二縣並屬西安府為鄖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上津唐屬商州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北一百十里又南為房縣鄖西房縣並屬鄖陽府與豫接界又南為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為巫山縣屬夔州府與荆接界

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

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黒水則梁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於域外矣故言黒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為當州奉州柘

州又西南為始陽鎮又南為雅州黎州又西南為嶲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衛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嶲冕山營之北境鹽井營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衛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元和志云甘松嶺在嘉誠縣西南十五里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赤嶺在今陜西西寧衛界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

里有的一作滴博嶺韋皐嘗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西北百里有大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滴博之西也威州北有高碉山山上有薛城廢縣唐維州治亦曰姜維城邉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碉棊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碉門元有碉門宣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碉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碉門矣

廣韻無碉字不知其音今按後漢書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注云今

彼土夷人呼為彫也蓋碉本作彫後改从石作碉耳音當與彫同

唐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縻吐蕃四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襁負而至皆旄牛

徼外蠻夷也巂州即今建昌衛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闗沬若徼牂柯鏤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

岷嶓既藝釋文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 㦿音播渭按岷史記作汶後同

傳曰岷嶓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汜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渭按此

江漢滌源之事地理志云𡸣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𡸣古岷字縣有蠻夷曰道今四川松潘衛即漢湔氏道也山在衛西北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陜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州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詳見導山

貨殖傳卓氏之先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地理志云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

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溝洫志武帝拜張卬為漢中守通褒斜道以漕致漢中之穀蜀志法正說先主取漢中廣農積穀以觀釁然則岷嶓二山之下實膏腴之地宜於播種民食皆仰給焉故經特書藝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𬼘民乃粒萬邦作乂治水與教稼相為表裏書作書藝而稷之功見矣

沱潛既道

正義曰鄭注梁州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别而東流又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見荆州疏渭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即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當作澓與洑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縣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元和志云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

十二里潛水所出此即郭氏所謂潛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晉壽地今為廣元縣

河渠書蜀守氷鑿離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溝洫志同碓作堆）注引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隋經籍志有益州記三卷李氏撰而無杜預之書李氏者李膺也字公膺梁益州别駕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江之支也亦曰涪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又

劉逵蜀都賦注丙穴下劉昭注補郡國志廣都縣下並引任豫益州記此杜預當是任豫豫通作預任與杜字形相似而誤揚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應劭風俗通曰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左思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即流江別支流雙過郡下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為沱水流江為大江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以至成都者攷其原委皆流江也然流江實非大江江原縣𨛫水江原今崇慶州應劭曰𨛫𨛫音壽近世謂之

大皁江者元和志鄣江一名皁江蓋壽音轉為皁則岷江之正流也而班氏以為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鄣與郫俱為沱而流江於是乎為大江矣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從而濬之遂并數為二江兹二江者或稱内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彼此參錯未知誰是其湔水不經成都縣界元史河渠志以郫湔為冰所穿之二江大謬郫江之為沱水

無疑矣然世皆以灌縣西南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為郫江之起止今成都城東南岸曲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也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緜虒縣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江陽今瀘州行千八百九十里水經注云緜雒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者沱水也既與湔水渾濤則直至瀘州入江矣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為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哉水經注云湔水東絶緜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葢禹治梁州特紀沱

潛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羣流湊集源遥波濬雖江漢之别而實為州界兩大川荒度之功不遺餘力此沱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蜀中江沱禹迹至李冰而一變其後文翁穿湔洩以溉繁田則又一小變如五城水口者未必非後人之所為及唐末高駢築成都羅城遂從西北作麋棗堰塞故瀆更鑿新渠導外江繞城西而北謂郫

江內江繞城西而南謂流江下流仍合於舊渚見宋元豐成都志舊渚則又一大變冰之遺迹亦不可復問者合江亭也矣

李冰鑿離堆是一事穿二江又一事水經注云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據此則李冰所鑿當在漢南安界沫水中南安今嘉定州地離堆蓋即道元所謂溷崖者是也說者合兩事而為一遂

謂離堆在今灌縣西南因穿二江而鑿之此地與
沫水無涉恐非大抵岷山左右其地名多古今外
戾如羊膊嶺在天彭山北而後世移之於汶山縣
天彭闕在湔氐道徼外而後世移之於導江縣靈
關道屬越巂郡而後世移之於漢嘉郡談禹貢者
終當以古為是灌縣之離堆亦此類也
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近志
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即汶水也水出岷山

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
即緜虒縣界開明之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
標者也開明蜀王杜宇之相七國時人始鑿此渠
前古未有也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縏禹貢而汶江
不言禹貢
梁州之潛一而巳漢廣漢郡有葭萌縣蜀改曰漢
壽屬梓潼郡故郭璞云西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
大穴中即樂史所謂三泉故縣南有大寒水西流

至龍門山入大石穴者也晉改漢壽曰晉壽故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見水經潛水注太元中分晉壽置興安縣隋改曰緜谷唐因之故隋志云緜谷縣有龍門山元和志云潛水出緜谷縣龍門山明改曰廣元縣故近志縣東北有龍門山潛水出焉縣名五變其地一也今縣北有龍門洞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緜谷縣北凡為洞者三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

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渭

按此即禹貢之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源出縣北

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

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括

地元和志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

經而人誤以為出歟元和志龍門山在縣東北八

十里今以舊志所言考之木寨山南十餘里為神

宣驛又南二十里為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為朝天

驛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蓋朝天驛之穴即龍門山之穴也其輿地紀勝所謂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者即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璞所謂入大穴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王尚書士禎秦蜀驛程後記云神宣驛即諸葛忠武侯籌筆驛也龍門閣松栝皆參天潛水流經洞門灘石拒之有聲甚厲梁州記所云葱嶺山有石穴高數十大號為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宿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登舟出朝天峽自此以下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

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入大江禹通謂之潛後人稱為西漢水至唐又稱嘉陵江而潛之名遂晦其水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者自為嘉陵江之發源下流與潛水合而潛水實不出於彼也（龍門洞處處有之輿地紀勝三泉縣西二里有龍門洞又大安軍西五里有龍門山漢中府志沔縣西一百八十里有龍門洞寧羌州東北百里亦有龍洞西南四十里又有龍洞山其名雖同而地則異去廣元遠矣）正義引鄭注云梁州之潛蓋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謂潛水出隴西嶓冢山誤由班志水

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此勝前說西漢水之為潛水康成固已知之不待景純也

左思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同其於沫水則曰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斯言可證潛之為伏

流其出龍門石穴與沬水出蒙山下之狀略相似
二水原委秩然劉昭於犍為武陽下引蜀都賦注
以為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大謬
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灊水經潛水出
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云漢水枝分潛出故
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
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此與郭璞說同下
文又引康成之言以為證渭按漢宕渠故城在今

順慶府渠縣界酈元云宕渠水即潛水(見江水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見漾水注)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灊灊即禹貢之潛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為禹貢之潛也水經改云入

江故酈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主漢壽與宕渠無涉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中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貫耽曰興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於嶺王子韶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也其險且遠如此禹必不以為貢道潛不在宕渠無疑矣蔡傳乃據酈注以釋經而爾雅音義見

於孔疏者反置若罔聞何其不知所擇邪

漢志漢中安陽縣有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正義曰鄭云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於漢出也今按水經作涔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說良是潛涔鬵灊古字或通用而其水之所出則不可以無辨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涔遂以安陽之涔水當之蔡傳亦引漢志以為言非也安陽魏改置黄金縣

宋併入真符縣其故城在今洋縣東北一百三十
里
項平甫云江漢夾蜀山而行自梁至荆數千里凡
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
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録故南總為沱北總為
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
者誤以江漢為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為沱潛所
出之路也吳幼清云凡江漢支流或大或小或長

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渭按項説大謬吳説亦汗漫總由不知荊梁之沱潛實有其處所逐各為異義耳

蔡蒙旅平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蘓氏曰蒙山今曰蒙頂渭按今雅州北有青衣

廢縣蒙山在州南

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元和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今每歲貢茶為蜀之最嚴道雅州治本漢嚴道縣地西魏分置始陽縣隋改曰嚴道非漢縣也今為榮經縣治寰宇記云始陽山在盧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唐天寶六年敕改始陽山高八十里東道控川歷嚴道縣橫亘入邛州火井縣界盧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為始陽縣地隋分置盧山縣今作蘆火井廢縣在今邛州東六十三里又云蒙

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北連羅繩山南接嚴道縣山頂全受陽氣其茶芳香茶譜言山有五嶺出中頂上清峰者所謂蒙頂茶也名山縣亦漢青衣縣地西魏分置蒙山縣隋改曰名山以今輿地言之蒙山盤基跨雅卭蘆山名山四州縣之境歷歷可考祝穆方輿勝覽云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也此等顢頇之說但可以欺俗學耳

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嘉

即青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葢以蔡蒙為一山也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而歐陽忞輿地廣記乃云在雅州嚴道縣葉少蘊則以縣東五里周公山當之寰宇記云周公山在嚴道縣東南山勢屹然上有龍穴常多陰雲明一統志遂大書曰蔡山在雅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州東十里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今俗呼為落平此皆無稽之言也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

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嚴道縣可信乎及徧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藴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為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慱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傅會論篤者弗取矣渭按百詩言最善就蒙山以求其

唯峨眉乎左思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華陽國志曰犍為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水經注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此山之名亦不見於漢志葢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其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之所在者元和志云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中峨眉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峨眉縣在今嘉定州

（西六十里本漢南安縣地後周為平羌縣地隋分置峨眉縣）小峨眉山在綏山縣南六里（綏山廢縣在今峨眉縣東隋置宋省入）方輿勝覽云大峨山在縣西南一百里中峨山在縣南二十里一名覆蓬山又名綏山小峨山在縣南三十里一名鏵刃山與中峨大峨相連是為三峨以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沬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經峨眉山下

入淺水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然自漢魏以來未有指此為蔡山者愚何敢執以為然聊附數言以俟來哲而已

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縣故有青衣羌國後漢順帝改縣曰漢嘉三國蜀置漢嘉郡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東南逕旄牛縣北縣即今黎大所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沫水出岷

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按漢靈關道屬越嶲郡去此地甚遠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山關是也其地當為沬水之所經蓋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晉咸寧二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縣屬漢嘉郡非越嶲之靈關道也經注並誤

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志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

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水出嚴道邛來山

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元和志嚴道縣有平羌水即此

又東逕峨眉山又東注于大江昔沬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涸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李冰發卒鑿平涸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按今嘉定州及所領五縣皆漢南

安縣地故南安治在今夾江縣西縣東南去州八十里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六番招討司西北司本漢徙縣晉改曰徙陽元為碉門宣撫司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州會涐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酈道元云濛水即大渡水據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釋文和如字又作龢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正義曰和夷平地之名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涐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涐乃涐字之誤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涐

當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

嘉定州

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為武陽縣故城在今眉州北新津仁壽井研三縣皆武陽地青衣水沬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即二水會涐水入江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

與㳅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㳅水出蜀許慎以為㳅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㳅道元謂㳅入大渡然㳅水源長當以漢志為正道元叙㳅水甚略自漢志㳅誤作溨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㳅水且不知溨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沬水號為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㳅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

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黎州本漢沈黎郡旄牛縣地唐置黎州治漢源縣今黎大所南三十里漢源廢縣是也　又云通望縣北至黎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通望本漢旄牛縣隋為大渡戍尋置陽山縣唐改曰通望今黎大所東南通望故城是也旄牛故城在所南牧誓有髳人蓋國於此地　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為大江一西南流為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大渡河即涐水羊膊嶺即汶江徼外之山涐水

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涐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舊有黎州所大渡所　本朝并為一曰黎大所附屬雅州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越嶲營北南去營二百二十里歷鬼皮落野夷界水勢浩大煙瘴特甚又東經峨眉縣南又東至嘉定州南合青衣沫水又東入大江此水之南蓋即經所謂和夷也禹導和水使入江而其地已底績矣或曰何以知不在水北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為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

和夷厎績此說是也但不當破和為桓耳方輿勝覽云大渡河於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巂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為噎口

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政和末大理通貢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為境歷百五十年無恙今若於河外建城邑開邊隙非中國之福也議遂寢以是知大渡河南當為禹貢外薄之地唐韋臯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扼此水為險要和夷在大渡河南馬湖江北為宋祖玉斧畫而棄之者無疑矣馬湖江即古若水漢瀘水禹貢梁州之黑水也

和夷鄭云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讀桓曰和謂
和水即桓水則非矣寰宇記云和川路在雅州嚴
道縣界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又云和川水在
榮經縣北九十里從羅巖古蠻州東流來晁以道
因謂和川即禹貢之和水而曾彥和從之曰自嚴
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者三十
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林少穎云今雅州猶有
和川鎮即和夷故地渭按新志沫水在天全六番

招討司北而和川水在其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河東流過碉門為多功河又東經蘆山縣與沫水合出飛仙關入雅州是和川水乃沫水之别源疑即漢志所謂大渡水者其下流仍為青衣沫水與涐水合也經文簡嚴如和夷果在雅州界中則蔡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曰和夷厎績乎和夷固當在涐水之南離蔡蒙自為一地也寰宇記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羅目廢縣在今嘉定州西南九十五

里

源出嶲州界來經縣東入龍游縣界龍游今嘉定州則

又誤以沬水為唐之大渡河矣嘗因是思之當時

必有以唐之大渡河為和水者而志家考之不詳

以漢志所謂大渡水者當之名曰和川水樂史承

其誤相沿至今然和川水出羅嚴蠻界歷碉門盧

山而東渽水出汶江徼外歷通望漢源而東一在

雅一在黎在雅者為漢之大渡水在黎者為唐之

大渡河源委各殊豈可混而為一邪其鮮水入若

水一名州江大度者則又自為一水而與黎雅之
大渡絶不相涉矣
馬融云淮夷二水名晁以道倣其例謂和夷二水
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巖州
東而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
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
北東入于江今按夷水在荊域與和州東西相距
千五六百里總撮而書之曰和夷有是理乎蔡傳

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州有夷道或其地也

夷道漢屬南郡今為荆州府之宜都縣夷水所經

若嚴道以西之夷道則未有聞也其謬更甚於晁

氏

厥土青黎釋文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渭按黎史記作驪

正義曰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說本馬融顏氏曰色青

而細疏金氏曰黎細而疏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

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

此也

孔傳云色青黑而沃壤是以黎為黑沃壤即金氏色青故生物易之意張子韶云言色而不言性其性不一也王明逸云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兩言其色者也此言出遂覺王肅義長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曰傳

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

曾彥和云梁州山多兖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他州為下等傅同叔云獨言色之青黒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為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為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

秦少游云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吴越閩蜀其一畞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吴越閩蜀者古揚

州梁州之地也案禹貢二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為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渭按梁州雖不盡為沃壤而岷山江水之區素稱肥美不可謂全是剛瘠山水終古不易而揚梁之賦近世極其浩繁則禹時賦居下品亦非以山水多故田昔瘠而今肥賦昔少而今多秦氏謂地狹人衆培灌功至兩言盡之矣蜀自李冰作都安之堰以便蓄泄時無荒年故記曰水旱從人不

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下逮唐宋
利孔曰閉財賦亞於吳越時有揚一益二之諺而
雍徐之田冀豫之賦反不足稱古今風土之變其
相去懸絶有如此者然此猶就後世論之也吾恐
告成之後數十百年即未必盡與經同孔疏云在
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通人之見未可爲
膠柱鼓瑟者道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釋文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傳曰璆玉名鏤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於銀也鄒氏近仁曰漢志犍為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為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為貢金氏曰磬石磬漢於犍為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渭按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

砮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煉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𡼄山營東也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為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也鏐與璆不同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虯字音義皆

別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為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為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云葭萌縣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通典眉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温江縣大江眉州通義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郪江龍州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盤石縣牛鞞

水並出𧰼金是金因梁産也又永昌蘭倉水出金
如糠在沙中說者謂金生麗水即其地水經注云
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則
梁南徼外之夷多出紫磨金市取亦易且此州貢
物凡六唯璆玉不知出何地餘皆有證據古不聞
此州出美玉去于闐又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訛
亦未可知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義似較長也
荆揚貢金銀不限髙下梁則獨致其最美者紫磨

之金朱提之銀而已故特表其名曰鏐曰銀

漢書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故鄧氏錢布天下南齊書益州行事劉悛言蒙山南有古掘銅坑即漢文帝所賜鄧通銅山也元和志銅山在雅州榮經縣北三里即文帝賜鄧通鑄錢之所後以山假卓王孫取千疋今出銅鑛按此地禹跡之所及而制貢以鐵不以銅蓋當時銅利未開耳觀此可以識揚不貢錫之故矣

按漢志漢中之沔陽蜀之臨邛犍為之武陽並有鐵官則産鐵之多可知後漢志巴郡之宕渠越巂之臺登會無亦皆出鐵故蜀中獨行鐵錢凡鐵柔曰鐵剛曰鏤元和志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出鐵諸葛亮取為兵器其鐵剛利堪充貢焉又邛州臨溪縣東孤石山有鐵鑛大如蒜子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又涪州涪陵縣東有開池出剛鐵土人以為文刀此即經所謂鏤也夢溪筆談

曰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瑩磨之則黯然

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槃地之所産也葢鏤乃百煉之精鐵鑄為刀可以刻鏤故別以其用名之猶木之中弓幹者名之曰幹也

鐵石山寰宇記云在定筰縣有砮石定筰與臺登並屬越巂郡葢一山跨二縣之境又云火燒之成鐵為劍戟極剛利則與荆之唯中矢鏃者異矣

玉磬特磬也陳於堂上石磬編磬也陳於堂下周

官磬師曰擊編磬小胥曰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謂編鍾編磬也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注云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磬亦如之漢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蓋適符一肆之數故議者以爲嘉祥此州出磬石又工爲磬乃成器以貢當時亦必以肆計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釋文熊音雄羆彼宜反貍力宜反傾窺井反渭

按傾漢書作頃

傳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南顏氏曰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曾氏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貍之皮制之可以為裘其毳毛可以織之為罽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

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夏氏曰西傾後世所謂彊臺山其南桓水出焉一名白水傅氏曰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吳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黄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内此句特為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於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者非是渭按今陝西洮州衛本漢臨洮縣地唐為臨潭縣屬洮州括地志

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詳見導山
西傾之戎在山之西南唐為吐蕃地北連吐谷渾西
接党項党項故析支也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
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
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
酈道元云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
所謂潛水者也

爾雅羆似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

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猳羆陸璣鳥獸疏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黄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緑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紀例反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

毛氂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是以織皮為一物吴幼清云通外國之俗者為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傳之織而為布非縫皮為裘亦非織毳為褐也此亦順孔而為之説然經舉四獸之名以其毛文采可觀也若去毛而裁其皮以織為布則凡獸皆可何獨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皮宜為裘詩有明徴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

裘瀣風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顔蘇曾之說終不可易

西傾山一名嵹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黒水合水出今鞏昌府文縣西素嶺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城在文縣西南鄧至者羌之别種也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城在文縣南四里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跨白水上即所謂陰平橋

頭也蜀景曜五年姜維在沓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即此沓中在今洮州衛西南

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谷彼俗謂之天池白水東南流逕葭蘆城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域志云縣有白水鎮即故縣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有水津關按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即今縣北白水關也與寧羌州接界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

武龍安府治劒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即禹貢之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於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水所經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渭按西彊即西傾墊江源即白水段國沙州記曰墊江水源出嵹臺山南是也仇池在今鞏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水經注所敘白水不經其地近志云白水江即濁水自洮州衛界

東流逕岷州衛又東逕西和縣又南逕成縣與階州分界又東南逕略陽縣及寧羌州折而西南復逕階州南為白龍江去州二百餘里或謂此即西傾所出之白水今攷水經注濁水亦名白水出濁城北今成縣有濁水戍亦曰濁水城東流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今成縣西三十里下辨故城即武街城後魏為廣業郡治又東逕白石縣南白石屬廣業郡即唐同谷縣今成縣也又東南與河池水合今徽州本漢河池縣有河池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兩當水即故道水自徽州流至今略

陽西北與濁水合 又南逕槃頭郡東而東注於西漢水 長舉廢縣在略陽縣西北一百里後魏置槃頭郡治焉 其所出似止在成縣界不自洮岷下流至略陽而入西漢並無所謂過寧羌州折而西南逕階州至文縣者既非濁水又非羌白不知為何水志家多附會不可盡信如此然曾和言西彊之水經仇池則淆訛有自來矣釋桓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為正

漢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山 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

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今按此別是一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班氏指為禹貢之桓水何其謬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為班孔作調人耳桓字古有和音漢書尹賞傳注云陳宋間言桓聲如和鄭康成讀和夷之和曰桓謂水上即夷所居晉地道記云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厎績也依鄭說其所指者當為漢之涐水唐之大渡河而謂此水即西傾所因之桓

大非鄭既破和為桓其於因桓是來則又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支離舛錯殊不可通

鄭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朱子亦從其說渭按梁雖不得其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為便非雍人假道於梁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釋文渭音謂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絶流曰亂正義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也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云横渡也渭按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謂西河水經注云西漢即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

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支本作川皮字之誤也

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

所逕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見桓水

林蔡所引皆有脱誤謹依原文備録於此南鄭

今為漢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

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

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

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故傳云漢上曰沔

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是也降漢志作絳水出上黨屯留縣東流至魏郡鄴縣清漳水決入經謂之衡漳亦其例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河不言漳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

入渭襃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按衙領山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襃斜本谷名李善西都賦注引梁州記云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襃谷萬石城在今漢中府襃城縣東南口曰襃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溝洫志曰作襃斜道五百餘里曹孟德以此谷為五百里石穴孔穎達云漢在渭南五百餘里皆與梁州記合程大昌謂漢中北距斜口八九百里妄也水經注漢水自西樂城北城在今沔縣東南漢水南岸又東合襃水水東北出衙嶺山東南經大石門歴故棧道下谷又東南逕三

交城城在褒城縣西北以三水之會名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蜀都賦曰岨以石門即此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按今褒城縣西北十五里箕谷口有石如門曰石門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按褒中故城在褒城縣南又南流入于漢渭水自郿縣故城南城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渭水之北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五丈原東原在郿縣西三十里渭水南亦謂之武功水

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是也
以今輿地言之褒谷口在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
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自衙嶺南流經褒城縣
東又南入于漢斜水自衙嶺北流經郿縣東又東
北入于渭褒之流長而斜之流短兩谷高峻中間
褒水所經皆穴山架木而行名曰連雲棧陸贄所
云緣側徑於嶺嵒綴危棧於絕壁者也
酈元云自西漢泝流而至晉壽阻漾枝津南枝津

即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
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囦穴迤邐而
接漢囦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
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
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囦巒而北至第一
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
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斜水至郿縣
東北入渭沿流而東歷武功興平盩厔鄠縣咸陽

長安高陵咸寧臨潼渭南華州朝邑至華陰縣之
渭口絶河流而東抵蒲州經所謂入渭而亂河也
自蒲州並東岸而行至滎河縣北泝汾水而上歷
河津稷山絳州太平襄陵至臨汾縣是為平陽堯
之所都此梁州及西傾之貢道也
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為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
至南鄭屬於褒水遡褒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
斜川届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

而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武都郡即今漢中府之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同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閒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傳同叔為之辨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為即沔自浮潛至沔即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為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為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

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為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為沔

而說逾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

渭按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

誠有可疑即通謂褒為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

隅傅同叔云上文既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

說亦未當褒斜之閒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

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

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

際梁俗變為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多堙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巴楚相攻舟師常出此路洎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為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澀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

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
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
史記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
攻百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𡙇晤曰監御史名
禄也其所鑿之渠今名靈渠在廣西桂林府興安
縣北五里又西南經靈州縣界合大融水入灕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湘水
於此下融江融江為牂柯下流本南下興安地勢

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秦監禄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鏵呼瓜切音華鍫別名俗呼鍤說文作茉云兩刃臿也）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渭

按湘灕之源同出陽朔山西北流至興安東五里分水嶺上始分為二水南曰灕北曰湘見柳開湘灕二水說二水遠不相謀猶褒斜之為衙嶺所隔也自秦時監禄鑿渠引湘入融轉注于灕而北舟始得逾嶺孟子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真有其事此法巧妙或傳自上古禹時褒斜二水相通之道蓋亦是人力所為故不修即廢靈渠自秦至唐裁千餘年實歷初道已崩壞賴觀察李渤脩之餽運復通況褒

水通斜之道自禹至漢垂二千年豈有不壞之理鄜元云溪水支灌于斜川亦想當然耳漢以後必無此道也靈渠斗閘之法今會通亦用之但南旺地勢雖高不如衙嶺之峻其為力較易耳

或問古今之地勢一也褒斜之水漢時多湍石不可漕禹時何獨不然曰漢之所漕者穀也禹之所漕者貢物而已梁州所貢皆金石之類體質雖重亦豈若珂峩大艑每船載至數百石水稍淺狹即

不能行者哉蓋惟物少而舟輕故山谿無礙急湍可挽苟有水道則必從之至不得已而舍舟行陸雖輕約易齎亦必擇其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沔中間所歷岡穴不過二十餘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惜乎張湯刀筆吏不知經術其子卬亦庸才不能推尋舊迹而輕用其民以車轉轂百餘里曾不以為勞且使沔渭之間貢道斷續不明真千載恨事

孔疏云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此
從傳謂禹還都白所治故有陸行之說若貢物則
自蒲州陸行以至平陽約三百餘里轉輸之勞人
何以堪按左傳僖十三年晉饑秦輸粟於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
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
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
而通絳此即堯時雍梁之貢道一水可達焉用陸

行哉

禹貢錐指卷九